經義述聞

經義述聞弟十

儀禮七十四條

高郵王引之

闑西閾外　旅占　主人戒賓　告兄弟及有司告事畢　純衣　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　扃鼏　孝友時格　納采用鴈　裼裼　布席于奧　必殽全三族之不虞　勖帥以敬先妣之嗣　某以得爲外婚姻之數　至下　若君賜之食　則曰寡君之老　宅者　羹定　餕下　公如大夫入　服鄉服　先生君子　縮霤　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　三耦拾取矢　衆賓未拾取矢　二大夫媵爵如初　爲大燭

賓爲苟敬　栗階　度尺而午　梱復　及期夕幣
遂以入竟　志趨　舍息　禽羞俶獻比歸大禮之
日　至再拜　賓栗階升　匹馬卓上　異姓小邦
右縫　公士　櫛笄　纁縰約純　用二鬲　鱄鮒
抓入　竹篨蓋　著用荼　猴矢　右取肝　沐浴不
櫛　降階還　膋淖　始虞祝辭譌文　三虞　卒哭
他用剛日　尸俎肵俎皆有肩臂　孝子某　薦此常
事　乃札　兩鉶芼　祝命挼祭　爾黍稷　拜　西
南　今文淳作激　主人拜送　迎尸　其脅體儀也
腊辯

闑西閾外

士冠禮布席于門中闑西閾外。鄭注闑門橛閾閫也。疏曰。曲禮云外言不入于閫閫門限與閾爲一也。引之謹案。閫閾也。非闑也。閾門限也。非闑也。爾雅。柣謂之閾。郭注曰。門限。橛謂之闑。郭注曰。門閫。說文闑作梱曰。梱門橜也。橜門梱也。閾門榍也。榍限也〔榍與柣同〕廣雅說門閾曰限謂之柣。凡橜杙也。說門閫曰。橜機闑。案也。案亦與闑同是閾與闑不同物。不得以闑爲閾也。曲禮之梱。正指閾言之。鄭彼注曰。梱門限也。亦誤以爲閾矣。王肅家語本命篇注。孔鼂逸周書作雒篇注。及衆經音義二引三蒼並曰。閫門限也。誤與鄭同。又鄭風丰

篇箋曰。棖門梱上木近邊者。李巡注爾雅釋宮曰。棖謂梱上兩傍木。亦誤以梱爲門限史記循吏傳。楚民俗好庳車。王欲下令使高之。相曰。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索隱曰。梱門限也。案梱門橛也。橛居門中而短。玉藻正義曰。闑謂門之中央所豎短木也車入里門。則軸過其上。橛高。故車不得不高。若增高門限。則輪不能過。雖高其車。無益也。索隱之說。義不可通初學記人部引蔡邕短人賦曰。木門閫兮梁上柱。視短人兮形如許。閫爲門中之橛。直立而短。故短人似之。若門限橫亘。不與人相似矣。史記馮唐傳。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漢書閫作闑。韋昭注曰。門中

橛爲閾。此閫閾同物之明證。史記正義以閫爲門限，則與閾殊物，何以漢書作閫耶。厥通作厥，閫通作困。晏子春秋雜篇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荀子大略篇作井里之厥。井里之厥，謂里門之閾，以石爲之者，故和璧出於其中。（古者應門之閾，或以黑石爲之。逸周書作雒篇應門庫臺元閾，孔注以元爲黑石。）今京師城門巷門中央豎短石，古之遺法也。據晏子作困，荀子作厥，卽閫橛之僭字，則閫之爲門橛而非門限甚明。當以說文、廣雅及爾雅注爲正，不當如鄭說也。（漢書王莽傳思不出乎閾，顏注曰閾門橛也，則是以閾爲閫矣，尤誤。）江氏愼修儀禮釋宮增注不能辨正，反以爾雅注爲非，疏矣。

旅占

旅占鄭注曰旅衆也還與其屬其占之古文旅作臚引之謹案旅序也旅占謂占者三人見士喪禮順其長幼之序以占也特牲饋食禮筮者還東面長占注曰長占以其年之長幼旅占之疏曰從長者爲始也燕禮小臣請媵爵者公命長注曰命長使選鄉大夫之中長幼可使者又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注曰長者尊先而卑後公食大夫禮大夫長盥注曰長以長幼也少牢饋食禮宗人遣賓就主人皆盥于洗長枇注曰長枇者長賓先次賓後也昭十三年左傳使五人齊而長入拜杜注曰從長幼以次拜並與長占同義管子八觀篇齒長輯睦尹知章注曰鄉里長弟當以齒也是其明證鄉飲酒禮司正升相旅注曰旅序也衆賓又以次序相酬燕禮士旅酌注曰旅序也士以次

序自酌相酬於古猶言旅酬旅酌耳古文旅作臚臚亦序也爾雅曰臚敘也臚與旅同敘與序同

主人戒賓

主人戒賓鄭注曰賓主人之僚友古者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歡成之有凶事則欲與賢者哀戚之今將冠子故就告僚友使來疏曰論主人筮日訖三日之前廣戒僚友使來觀禮之事也又乃宿賓注曰宿者必先戒戒不必宿其不宿者爲衆賓或悉來或否疏曰云宿者必先戒者謂若賓及贊冠者同在上戒賓之內已戒之矣今又宿是宿者必先戒也云戒不必宿者卽上文戒賓之

中除正賓及贊冠者但是僚友欲觀禮者皆戒之使知而已後不更宿是戒不必宿者也云不宿者爲衆賓或恐來或否者此決賓與贊冠者戒而又宿不得不來衆賓主來觀禮非要須來容有不來者故直戒不宿也引之謙案鄭賈之意戒賓時廣戒衆賓而正賓與贊冠者亦在其中旣筮而宿賓則惟宿正賓與贊冠者而衆賓不與焉以戒賓之後猶須筮賓則方其未筮之時尙未知誰爲正賓故以爲廣戒衆賓也今案少牢饋食禮先宿戒尸後筮尸筮吉乃宿尸與此先戒賓後筮賓最後宿賓正相似鄭注宿戒尸曰重所用爲尸者是少牢未

筮尸之時已有將以爲尸之人主人先戒之以明愼重之意則冠禮未筮賓之時亦得有將以爲賓之人主人先戒之以重冠事明矣主人所戒之賓即所筮之賓猶少牢所戒之尸即所筮之尸不得以筮賓爲筮冠子者而以戒賓爲戒衆人也且鄉飲酒鄉射之主人戒賓皆指正賓言之而冠禮之主人戒賓則又兼指衆賓無是理也下文自夙興以下曰冠者曰主人曰賓曰贊冠者曰主人之贊者曰擯者曰兄弟爲類凡七總無所謂衆賓者主人又安得而戒之乎下文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教之謂若始加祝曰棄

爾幼志順爾成德再加曰敬爾威儀淑慎爾德也惟冠于者乃有教之之語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其事謂若三加與醴與字之也惟冠子者始執其事主人戒賓與賓對之詞皆指冠子而言而無一語及於觀禮豈得謂廣戒僚友使來觀禮乎鄭君徒以筮賓之前不當先知有賓而戒之而以爲廣戒僚友則何以解於少牢筮尸之前先有尸而戒之乎曰賓已戒矣筮而不吉則如之何曰改筮他人爲賓吉而宿之而前所戒之賓不宿知者少牢先宿戒尸後筮尸而云吉則乃遂宿尸若不吉則遂改筮尸冠禮之筮賓當亦如之改

筮則所宿之賓非其所戒不改則所宿即所戒之賓經但言其不改者耳

告兄弟及有司告事畢

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告兄弟及有司告事畢擯者告期于賓之家鄭注告兄弟及有司曰擯者告也注告事畢曰宗人告也疏曰必知擯者告者上擯者請期此即云告明還是擯者告可知知宗人告者亦約上文筮日時宗人告事得知也引之謹案如鄭注告兄弟及有司告事畢告者兩易其人則經當有以別之不得隱其告之之人而但曰告也且下始云擯者告期于賓之

家。則告兄弟及有司。非擯者明矣。上文筮日。宗人告事畢。而此不言宗人。則亦非宗人告矣。反復文義。告兄弟及有司告事畢。蓋皆宰告之。不言宰者。承上宰告而省其文。士喪禮。宗人退。東面。乃旅古卒。不釋龜。告于涖卜與主人。古曰某日從。授卜人龜。告于主婦。主婦哭。告于異爵者。告于主婦。告于異爵者。皆宗人告也。而不言宗人。亦承上宗人告于涖卜而省其文也。

純衣

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鄭注曰。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士昏禮。純衣纁袡。鄭亦

以爲緇衣。家大人曰。純當讀黗。說文。黗。黃濁黑也。廣雅。黗。黑也。廣韻。黗。黃黑色也。黗與純聲義相近。古字可通。爵弁服固以緇爲之。然士冠禮之純衣。與纁裳連文。則義主於色而不主於絲。士昏禮之純衣纁袡。亦猶是也。若訓純爲絲。則於文不類矣。史記五帝紀亦曰黃收純衣彤車白馬。周官禮記多謂黑色爲純。詳見周官純帛下。

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

引之謹案。鄉大夫之鄉。賈疏作卿。冠義孔疏亦作卿。陸德明禮記釋文則作鄉。音香。劉廣文端臨從賈孔。非鄉。

段大令茂堂張觀察古愚顧文學千里從陸作鄉今臚列其說於左而加注以辨之。

劉曰鄉大夫陸德明釋文無音禮記冠義則云鄉大夫鄉先生竝音香自此以後儀禮禮記各本皆作鄉卽石經亦然由今考之元經及冠義皆當作卿大夫作鄉誤也。卿大夫謂見爲卿大夫者鄉先生謂已爲卿大夫而致仕者見君之次徧見卿大夫如國語趙文子冠徧見六卿是也（案宋明道本國語韋注引禮既冠奠贄于君遂以贄見卿大夫其字正作卿則韋所見儀禮禮記皆作卿卿大夫不作鄉可知。此足正陸氏釋文之誤）賈疏釋注云鄉先生鄉中老人爲卿大夫致仕者先生亦有士鄭不言者經云卿

大夫不言士故先生亦略不言據此知賈所見儀禮本作卿大夫也孔疏云見於卿大夫謂在朝之卿大夫也是孔所見禮記本亦作卿大夫孔以在朝對致仕文義甚明而今本正義亦竝改作鄉 段曰鄉大夫是也作卿非也凡言鄉大夫有二義一則周禮之本鄉鄉老鄉大夫閭以下州長黨正族師閭胥也鄉大夫卿也鄉老公也舉鄉大夫以上關公下關士也案鄉大夫乃官名非爵名不得上關公下關士也一則本鄉之仕為大夫在朝者亦舉大夫以關公士也案此說無據鄉射禮注曰遵者鄉之人仕至大夫者案鄉之人仕至大夫者謂之遵者不聞謂之鄉大夫也又曰鄉先生鄉大夫致仕

者也。案此卿大夫亦當作鄉大夫。士冠禮注所謂鄉先生鄉中老人為卿大夫致仕者也。此注卿大夫致仕者六字。正與彼同。傳寫者卿誤為鄉耳。亦猶士冠禮注之卿大夫。鍾本陳本及通典通解楊氏圖。俱誤作鄉大夫也。

此鄉大夫三字。所謂同一鄉之人仕至大夫者案鄉射禮注鄉大夫乃傳寫之誤不得據以為解同一鄉而仕至大夫曰鄉大夫。案敖繼公集說云。鄉大夫鄉之異爵者也隨說不足據段用其意而為此說非也徧考書傳無謂同鄉之人仕至大夫為鄉大夫者每鄉卿一人。亦即大夫之一也案此亦用敖氏主治一鄉之說。然敖云。鄉大夫鄉之異爵者也。或云即主治一鄉者皆未定之說。前說是。則後說非。後說是。則前說非矣。今乃兩說並用。不自相矛盾乎。且經義果如此。則注當云鄉大夫官名。每鄉卿一人。或云鄉大夫同鄉之人仕至大夫者。文義乃明。何得無一語注釋

鄭於禮禮記皆釋鄉先生。不釋鄉大夫者。禮記注云。鄉先生同鄉老而致仕者。則鄉大夫

之爲同鄉現仕者可知矣。儀禮注云。鄉先生。鄉中老人爲鄉大夫致仕者。則鄉大夫爲鄉中鄉大夫來致仕者可知矣。案鄉大夫若作鄉大夫。則文在鄉先生之前。鄭當先釋鄉大夫稱鄉之義。何待至鄉先生而始云同鄉云鄉中乎。至鄉先生而始釋鄉字。則上文鄉大夫之不作鄉明矣。又案鄉大夫人所共曉。故鄭不注。若作鄉大夫。則不得無注矣。何以儀禮禮記注皆不釋此三字乎。段雖曲爲之說。而終不可通也。本鄉之外。恐太廣而不決。本鄉之內。不甚遠而易相親。故有冠者。必見其鄉之已仕致仕者也。如賈孔作鄉大夫。則在朝之鄉大夫。其可全見與。案古者無大夫冠禮。趙文子所行。即士冠禮也。徧見六卿。見於國語。不得云不可全見。晉有六卿。猶見全見。其餘諸侯則大國三卿。小國二卿。人數無多。何不可全見之有。是以陸是而賈孔非也。案韋昭晉語注引禮作卿大夫。與賈孔合。則賈孔是而陸

幷

又曰宋明道本晉語注遂以贄見卿大夫當作鄉大夫先生。案俗本作鄉大夫先生此元以後人所改不可從。韋引禮見鄉大夫者以文子徧見六卿也。不得從誤作卿大夫。且所見非致仕者不得並引先生也。鄉大夫謂每鄉卿一人之鄉大夫及同一鄉中仕至鄉大夫者鄉先生同一鄉中嘗仕爲鄉大夫而致仕者也。皆見儀禮鄭注。案儀禮鄭注未嘗云。鄉大夫謂每鄉卿一人之鄉大夫及同一鄉中仕至鄉大夫者也。賈疏亦無此。疏禮記鄭注及孔疏皆無此說。必皆云鄉者謂同一鄉。案鄉大夫在朝者冠者皆見之。先生則惟在本鄉者見之。故先生獨稱鄉。若謂所見大夫與先生皆同鄉之人。則經但云鄉大夫先生足矣。下鄉字不可刪乎。唐賈孔儀禮禮記正義作鄉大夫誤。案賈孔不誤。陸氏禮記釋文音賫不誤。案陸據誤本作賫。不可從。韋云鄉大夫先生。省下鄉字正

可見韋所據作鄉大夫也。案此爲俗本所誤，據明道本，則韋注正作卿大夫，未嘗作鄉，亦無先生二字。張曰，鄉大夫者，鄉人之在朝爲大夫者也。案此沿段氏之誤。諸侯之上大夫卿，故言大夫而關卿矣，非遺之也。鄉先生，仍是鄉人爲大夫者，但致仕耳。故鄭注就下句爲解。案上句鄉大夫何以不解，儀禮禮記注又何以皆不解，此不可通。以上經已見鄉大夫，其人自明。案上經如作鄉大夫，則必當注釋，若不注，則不知作何解矣，不得云其人自明。下經不知先生何人，故須明之也。儀禮士冠禮注云，鄉先生，鄉中老人爲卿大夫致仕者也。其解貫通上下，而又補說經之大夫兼卿也。案卿字卽出上經，非經文不言卿而鄭補之也。賈疏但云經不言士，而不云經不言卿，則上經本作卿大夫，下經鄉先生注所謂卿大夫致仕者，卽承上經卿

大夫言之明甚。若經不言鄉而注增成其義，則疏必表而著之矣。鄉射注云：鄉先生，鄉大夫致仕者也。以此中兼鄉義，與前注，故但取鄉大夫成文也。案以前注考之，則鄉大夫即鄉大夫之謂，說見上。即以相承之本言之，禮記冠義釋文云：鄉大夫、鄉先生，竝音香。案此陸氏之誤，不可為據。明道本國語韋注引禮正作鄉大夫，與經文注意皆脗合，足正釋文之誤。初學記禮部下引儀禮正作鄉大夫，則唐時固有不誤者，不獨賈孔也。學者擇善而從可矣。儀禮雖無音，決與此同，可證者一也。禮記正義複舉，遂以摯見於鄉大夫云，謂在朝之鄉大夫也。案鄉乃卿之誤，在朝之卿大夫，對卿大夫致仕居鄉者言之，當作卿，不當作鄉。衛湜禮記集說引正義云：鄉大夫，在朝之卿大夫。上卿字雖誤作鄉，而下卿字尚不誤，可見沖遠所據禮記本正作卿大夫也。不得以誤本作鄉者為證。可證者二也。冠禮賈疏云：經云鄉

大夫（案鄉乃北宋本之誤字。疏曰。經云卿大夫不言士正對鄉先生注有卿大夫而經上言之不得改卿爲鄉。且疏不解鄉大夫稱鄉之義則所據釋文作鄉大夫而不作卿可知。宋魏了翁儀禮要義引賈疏正作卿當從之。）可證者三也。以及唐石經本儀禮禮記字甚完好皆並作鄉（案此皆因釋文致誤不足據）然則自來不聞異說唯俗本儀禮疏鄉誤卿。不過鈔胥刻工因形近舛錯而已。（案毛本作卿與經文注意脗合要義亦作卿則魏了翁所據賈疏卽如是。不得以爲舛錯也）儻尊據之傳會成說始則誣賈繼則誣鄭不亦傎乎。（案鄭賈未作卿非誣也。）顧千里校吳門黃氏北宋本儀禮疏作鄉不作卿。已破其所專據之謬矣（案作鄉者不謬北宋本作卿則眞謬矣）

扃偁

設扃鼏鄭注曰今文扃爲鉉古文鼏爲密說文鼏音扃所以舉鼎也今本作鼏非鼏莫狄反所以覆鼎也曰木橫貫鼎耳而舉之從鼎冂聲冂音扃今本作冂非冂莫狄反周禮廟門容大鼏七箇即易玉鉉大吉也段氏若膺注曰今攷工記作大扃七个許所據作鼏金部鉉下曰所以舉鼎也易謂之鉉禮謂之鼏據此知儀禮古文本亦作鼏古文以鼏密連文今文以鉉鼏連文鄭上字從古文下字從今文則鼏鼏連文轉寫恐其易混故易上字爲扃耳引之謹案段說非也說文鉉字注易謂之鉉禮謂之鼏禮上當有周字鼏字注周禮廟門容大鼏七箇即易玉鉉大吉也正與鉉字注合是

其明證俗本禮上脫周字而解者遂以爲儀禮若儀禮古文果作鼏鄭安得輒改爲扃乎易作鉉周禮作鼏皆正字故許君引之若儀禮古文作扃乃鼏之俗字已言周禮謂之鼏不須更引儀禮矣。

孝友時格

孝友時格求乃保之鄭注曰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時是也格至也行此乃能保之今文格爲嘏凡醮者不祝釋文嘏又作假引之謹案格俗字也嘏正字也古嘏格同音少牢饋食禮祝受以東北面于戶西以嘏于主人注曰古文嘏爲格格亦俗字。大福曰嘏特牲饋食禮進聽嘏注曰授福曰嘏嘏。長也大也得尸授之以長大之福孝友時嘏言唯孝友

之大是福也其福久而不失故又曰永乃保之之字正指嘏而言也下文字辭曰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注曰假大也案假亦與嘏通藝文類聚禮部下通典禮十六並引作宜之于嘏。嘏大福也宜之于嘏猶言福祿宜之也永受保之之字亦指嘏而言也前後文義正同不當異訓始醮曰孝友時格再醮曰承天之祜三醮曰承天之慶受福無疆皆祝其多福之辭鄭以爲醮者不祝非也敖繼公儀禮集說訓格爲感格尤誤

納采用鴈　下大夫相見以鴈

士昏禮納采用鴈鄭注曰納采而用鴈爲摯者取其順

陰陽往來。士相見禮下大夫相見以鴈注曰鴈取知時飛翔有行列也。引之謹案。士昏禮記曰摯不用死鄭注曰摯鴈也。是鴈乃生者。鴻鴈野鳥不可生服得之則死若以鴻鴈爲摯則是死物也。而記曰摯不用死則非鴻鴈可知。又士相見禮曰贄冬用雉夏用腒是四時皆有執摯之禮鴻鴈孟春北去仲秋始來夏月無鴈之時下大夫將何以爲摯乎。由是言之所用必非鴻鴈矣。鴈鵞鵝也。鵝乃常畜之禽故四時用之曲禮曰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鄭注佛其首曰爲其喙害人也今若執鴻鴈亦當佛其首而士相見禮但云飾之以布維

之以蒙。而無佛首之文。則其爲首鳥明矣。李涪刊誤曰。摯執鴈入奠。執贄之義也。鴈是野物。非時莫能致。故以鵞替之者。亦曰奠鴈。爾雅云。舒鴈鵞。鵞亦鴈之屬也。案鵞亦謂之鴈。古人奠鴈。正謂用鵞。非古用在野之鴈。而後人以鵞代之也。古者謂鵝爲鴈。詳見周官膳用六牲下。

袘裼

主人纁裳緇袘。鄭注曰。袘謂緣。袘之言施。以豉反。又音移。士喪禮記。縓綼緆。注曰。飾裳在幅曰綼。在下曰緆。緆之言裼也。他計反。劉羊豉反。羊豉以又同紐。又深衣純袂緣純邊。注曰

縓緆也。釋文緆徐音以豉反。正義曰。緆謂深衣之下純也。即裳下緣。引之謹案。袘緆一字也。故同爲裳下緣。又同音以豉反。集韻。袘裳下緣也。或作緆。敖繼公曰。紕緆未詳。蓋未知紕與袘與緆之本同一字也。

布席于奧

媵布席于奧。釋文無布字。朱梁補石本有。張淳儀禮識誤。李如圭儀禮集釋。並從釋文。或曰。下文御布對席。與此文相當。則有布字爲是。家大人曰。無布字者是也。下文御布對席。若無布字。則文不成義。此言媵席于奧。則文義已明。鄭注鄉飲酒云。席敷席也。無庸更加布字。下

文言席于者六皆無布字又各篇中言筵于某處者筵上亦無布字釋文出勝席二字而不言本或作勝布席周南草蟲正義引此作席于奥是舊本皆無布字也布字即涉下文布對席而衍

必殺全

記腊必用鮮魚用鮒必殺全家大人曰必字在殺字上則文義不順必殺全本作殽必全與上文行事必用昏昕皮帛必可制腊必用鮮皆文同一例疏曰云殽必全者義取夫婦全節無虧之理是其證宋梁補石及各本皆作必殺全者涉注文殺全而誤注云殽全者不餒敗不剝傷此鄭氏約[illegible]

經文故無必宋引之謹案殽牲體也。俎實也。士冠禮醮辭曰肴升折俎。肴與殽同。大雅既醉箋曰。殽謂牲體是也。殽必全者。謂豚之左右體全載於俎也。上文經豚合升。注曰。合左右胖升於鼎也。疏曰以夫婦各一。故左右胖俱升。是牲體之升於鼎。已用全矣。及其升俎。亦必用全。以夫婦各一胖故也。少牢饋食禮。腊一純而鼎。注曰。合升左右胖曰純。純猶全也。殽之全。猶腊之純耳。鄭注以殽全爲不餒敗不剝傷。案凡爲殽者。皆不當餒敗剝傷。不必冒禮而始然也。殆失之矣。

三族之不虞

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鄭注曰虞度也不億度謂卒有死喪期服則踰年欲及今之吉也引之謹案卒有死喪不測之患則不得嫁娶矣何以請吉日若豫料將來則又與惟是之文不合矣今案不虞無也（洪範無偏無黨史記張釋之馮唐傳贊引作不偏不黨呂刑鰥寡無蓋墨子尚賢篇引作鰥寡不蓋是不即無也）虞憂也（范望注大元元瑩曰虞憂也繫辭傳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哀五年左傳曰二三子閒於憂虞則有疾疢虞亦憂也）無虞謂無死喪也三族無死喪則可行嘉禮故惟用此三族無虞之時請吉日也此與萃象傳之戒不虞左傳之備其不虞（襄三年）異訓彼謂不億度此謂無憂患也

勖帥以敬先妣之嗣

父醮子。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勖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鄭讀勖帥以敬先妣之嗣爲一句。云勉帥道婦以敬其爲先妣之嗣。敖繼公儀禮集說讀勖帥以敬爲句。先妣之嗣爲句。云汝當勉帥之以敬。彼能敬。則盡婦道。而可以嗣續我先妣之事矣。引之謹案。敖說是矣。而未盡也。之。是也。言當勉帥以敬。唯先妣是嗣也。大雅江漢篇。召公是似。文義與此同。毛傳曰。似。嗣也。凡詩言先君之思。云誰之思。燕婉之求。維子之好。之字皆與是同義。經文以事嗣爲韻。若則有常句不入韻。士冠禮字辭。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

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備字爲韻嘉宜爲韻末二句不入韻是其例也顧氏詩本音謂相當爲韻非是

某以得爲外婚姻之數

某以得爲外婚姻之數某之子未得濯溉於祭祀是以未敢見注疏不釋數字釋文亦無音引之謹案數當音所角切爾雅曰數疾也數之言速也驟也曾子問不知其已之遲數鄭注曰數讀爲速是也言前此繫爲婚姻其時未久某之子尙未濯溉於祭祀某是以未敢往見吾子也

至下

士相見禮始見于君執贄句至下容彌蹙鄭注曰下君所也故繼公曰至下謂當帶也曲禮曰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此執物高下之節也執贄當帶見于尊者之禮也引之謹案君所不得謂之下鄭說誠未安矣敖云至下謂當帶則是解至下爲極卑也然但云極卑而不指其處則安知不更下於帶乎恐古人無此不了之文法也且上文贄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釋文奉芳勇反與捧同是贄當奉不當提正當用奉者當心之禮何得同於提者之當帶邪今案上文賓奉贄入門左主人再拜

受注曰受贄於庭不受贄於堂 句 下人君也疏曰聘禮賓升堂致命授玉又下云君在堂升見無方階亦是升堂見君法故云不於堂下人君也據此則君受臣贄當於堂上君無下堂迎臣之禮猶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也此云至下蓋謂執贄者行至君之堂下至堂下則去升堂奠贄不遠故其敬益甚故下文遂云容彌蹙也古者謂堂下爲下鄉射禮曰主人獻笙于西階上笙一人拜于下又曰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聘禮記曰若君不見使大夫受自下聽命自西階升受公食大夫禮記鄉擯由下注曰不升堂也皋陶謨下管鼗鼓鄭注曰謂舜

廟堂下之樂。故言下。見周官大司樂疏。禮運曰粢醍在堂澄酒在下。論語子罕篇曰拜下。禮也。皆其證矣。

若君賜之食

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鄭注曰。此謂君與之禮食。疏曰。謂君與臣小小禮食法。此節玉藻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但此文不云客之。命之祭。然後祭。文不具也。引之謹案。士相見所記者。侍食之常禮。玉藻所記。則見客於君者也。常禮則臣不祭。故士相見但言君祭也。客禮則臣亦得祭。故玉藻者命之祭然後祭也。二者不同。鄭注賈

疏強合之非也。論語鄉黨篇。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邢昺疏曰。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須君命之祭乃敢祭也。此言君祭先飯。則非客之祭。又須君命之祭乃敢祭也。邢氏之說。足以正鄭賈之失矣。又案侍食之常禮。與見客於君之禮。所異者祭不祭耳。其餘則同。故士相見言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玉藻亦言先飯辯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明先飯徧嘗膳以下。客禮常禮之所同也。鄭注玉藻以先飯辯

嘗羞三句為見客於君之禮以若有嘗羞者三句為侍食之常禮亦失之鄭注若有嘗羞者三句云不祭侍食不敢備禮也正義曰既不得為客故不得祭亦不得嘗羞則君使膳宰自嘗羞故云有嘗羞者也

則曰寡君之老

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此下唐石經及各本俱有士字案疏曰經直云大夫鄭兼云士者經本文是士則云非以君命使可以兼士也據此則大夫下本無士字特以本篇是士相見禮故注兼士言之耳經文士字後人所加今依戴氏所校集釋刪正則曰寡君之老鄭注曰謂擯贊者辭也不稱寡者俗本者誤作君今從集釋本不言寡君之某言姓名而已大夫士士上各本衍卿字與疏不合今依戴氏所校刪其使則皆曰寡君之某引之謹案寡大夫下則曰二字因下文

士大夫則曰下臣而衍也。戴氏東原校儀禮集釋曰。玉藻篇。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是擯者稱上大夫曰寡君之老。稱下大夫曰寡大夫。此文當云。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寡君之老。與玉藻互相爲義。今案戴說是也。鄭注玉藻公士擯節曰。謂聘也。大聘使上大夫。小聘使下大夫。然則大夫以君命使。則擯者稱寡大夫寡君之老。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寡君之老矣。鄭不悟則曰之爲衍文而讀大夫下屬。且以不稱寡爲句。非也。敖繼公見俗

木大夫下有士字。乃謂君之老與大夫士之文。宜易處尤誤。

宅者

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鄭注曰。宅者謂致仕者去官而居宅。或在國中。或在野。周禮載師之職。以宅田任近郊之地。今文宅或爲託。引之謹案。周禮宅田未知何指。若以爲居宅。則仕與不仕。皆有所居之宅。但云宅者。無以見其爲致仕者也。且致仕者曾爲士大夫。豈得遽同疏賤。而稱市井之臣草茅之臣乎。反復文義。當以今文託字爲長。蓋羈旅之人。寄託於此

國者也襄二十七年左傳衛子鮮出奔晉託於木門終身不仕是其證託者若仕則自稱於君與士大夫同不仕則或曰市井之臣或曰草茅之臣而已孟子萬章篇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今託於此國而不仕亦是不傳質爲臣也故其自稱於君者相若也下文他國之人曰外臣則其不託於此國者矣又案敖繼公曰宅者未仕而家居者也若然則經文但云處士可矣何爲迂回其文而云宅者乎遍考經傳無謂處士家居爲宅者敖說非

羹定

鄉飲酒禮羹定鄭注曰定猶孰也疏曰孰云定者孰部定止故以定言之引之謹案鄭訓定為孰而疏以為定止非鄭義也定者成也言成孰也呂氏春秋仲冬篇以待陰陽之所定淮南天文篇秋分而禾藜定高注並曰定成也晉語謀既成矣吳語吳晉爭長未成韋注並曰成定也樂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定與成互文耳孟子告子篇苟為不孰趙注曰孰成也呂氏春秋明理篇五穀萎敗不成高注曰成孰也是定成孰三字同義晉語曰秦歲定謂秦歲孰也韋注定安也失之呂氏春秋審

時篇謂稻成孰爲定孰故曰定猶孰也

篚下　賓坐取爵適洗

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鄉射禮同鄭注皆不言篚下爲何所敖繼公以爲篚南其說曰南面坐于洗北乃奠爵于篚南不敢由便也引之謹案如敖所說主人在洗北因不敢由便而奠爵于篚南賓在洗南亦當不敢由便而奠爵于篚北而燕禮大射儀並云賓洗南坐奠觚于篚下鄭注曰篚下篚南賓在洗南而奠觚郎于篚南彼又何以由便乎賓敢由便而主又何以不敢由便乎敖說殆不可通今案主人奠爵于

篚下。謂篚北也。蓋篚在洗西。主人適洗南面。位在洗北。而下句遂云坐奠爵于篚下。則亦在篚北矣。此及鄉射禮並云賓進東北面辭洗。鄭注鄉射禮曰。言東北面則位南於洗矣。洗與篚東西相值。賓東北面於洗篚之南。則主人南面於洗篚之北。身在篚北而奠爵于篚南。此勢所不能也。鄉射禮。賓坐取爵。適洗北面坐奠爵于篚下與盥洗。鄭注曰。賓北面盥洗。自外來。疏曰。對主人自內出南面。然則賓適洗北面則篚下為篚南。主人適洗南面則篚下為篚北。正所謂賓自外來主由內出也。篚在洗西。賓北面於洗南。則左手近篚。奠于篚南者當以

左手主人南面於洗北則右手近篚奠于篚北者當以右手皆爲由便也又案鄉射禮賓坐取爵適洗洗下盥賤南字鄉飲酒禮七賓坐取爵適洗南北面燕禮云賓洗南坐奠觚大射儀云賓洗南西北面坐奠觚是賓之所適皆在洗南異於主人之適洗北若不言南則無以別於主人之適洗矣主人適洗北不言北者主人降自阼階本在洗北洗設于阼階東南故不言北也賓降自西階亦在洗北而其所適則在洗南若不言南則嫌於適洗北矣故賓之適洗不得不言南也鄭於燕禮大射儀之奠于篚下並云篚下篚南以上文洗南而知之也而鄉射

禮之奠爵于篚下則不云篚南蓋上文賓坐取爵適洗下已脫南字故無以定其方位也當據鄉飲酒禮補南字。

公如大夫入

公如大夫入鄭注曰如讀若今之若疏曰大夫與主人爲禮是其常今本常譌作當公則非常故鄭讀如若今之若謂大夫之於公更無異禮矣引之謹案下文公升如賓禮賓禮已見於上文故言如此大夫入而賓主降之禮上文所未有不得遽言公如之也廣雅曰與如也與可訓爲如如亦可訓爲與論語先進篇曰方六七十如五六

十。又曰宗廟之事。如會同。是也。史記虞卿傳。予秦地。如毋予。孰吉。今本如上衍何字。辯見讀書雜志。新序善謀篇如作與是如卽與也。公如大夫入者。公與大夫入也。鄭讀如爲若。若亦與也。召誥曰。旅王若公。謂陳言於王與公也。

服鄉服

賓服鄉服以拜賜。唐石經及各本同。儀禮經傳通解删上服字。說曰。注云今文曰賓服鄉服。明古文無服今有之衍文也。集說同。宛平嚴氏鐵橋唐石經校文曰。案鄭注今文曰賓服鄉服。與經文無異。是經注必有一誤。然經文爲賓鄉服。經無誤據。故知非注文轉寫衍一服字

而敖氏等輒删經就注未免武斷家大人曰嚴說是也唐石經祇載經文而不載注唐石經作賓服鄉服則經文有兩服字矣經文有兩服字則注文祇有一服字當云今文曰賓鄉服矣今本注文亦作賓服鄉服上服字乃涉經文而衍非經文涉注文而衍也注不云今文無服而云今文曰賓鄉服者今文有一服字則不得言無服且古文有兩服字若言無服則於兩服字不知何指故必全舉其文云賓鄉服也鄉射禮記君射則爲下射注云今文曰君射則爲下言今文無下射字也聘禮迎于外門外注云今文曰迎于門外言今文無上外字

也覲禮迎于外門外注云古文曰迎于門外言古文無上外字也例證與此注同

先生君子

羞唯所有徵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鄭注曰先生不以筋力爲禮於是可以來君子國中有盛德者疏曰先生老人教學者君子處士也引之謹案上文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注曰賓介處士賢者處士賢者卽國中有盛德者也然下文云賓介不與則處士有德者但爲鄉飲酒之賓介而此日不與其事豈得復告于處士有德者乎君子蓋卽上文之諸公大夫也鄉飲酒之日

諸公大夫或來或否其不來者則可與於此日之息司正故必以告焉鄉飲酒義曰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舊讀上七字爲句失之辯見禮記士君子謂士大夫也墨子尚賢篇今天下之士君子臨衆發攻而治民莫知尚賢而使能謂士大夫也賓介爲士主人爲大夫見此篇注大夫謂之君子喪服傳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注曰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疏曰禮之通例云君子身貴人皆據大夫已上諸公大夫亦謂之君子故曰以道鄉人士君子也此鄉飲酒之諸公大夫謂之君子之明證士冠禮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鄉唐石經以下譌作鄉辯見勘端節遺書鄉大夫則此所謂君子也士相見禮凡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注曰君子謂卿大夫及國中賢者也

宗君子尊謂卿大夫也卿大夫位尊於上故侍坐尊者若謂國中賢者在所宜尊則與賢者相見之士何必非賢者乎士亦可與賢者爲友不必皆以爲師而侍坐於其側也論語季氏篇侍於君子有三愆皇侃義疏曰卑侍於尊則君子謂卿大夫也又曰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注曰異爵者謂卿大夫也卿大夫則君子也曲禮曰侍坐於先生又曰侍坐於君子又曰侍坐於長者斷無不及侍坐於貴人之理所謂君子即卿大夫也蓋卿大夫之已致仕者爲先生未致仕者爲君子經言告于先生君子謂此二者也先言先生後言君子者鄉黨莫如齒先生七十而致仕其齒最長故先之也鄉射禮之鄉先生君子義與此同彼注曰君子有大德行不仕者亦失之

縮霤

鄉飲酒禮記磬階閒縮霤北面鼓之鄭注曰縮從也霤以東西爲從古文縮爲蹙引之謹案東西可謂之橫不可謂之從鄭說非也縮當從古文作蹙蹙近也磬在兩階之閒其北則霤矣說文霤屋水流也故屋水所注之處亦謂之霤燕禮記設洗篚于阼階東南當東霤又曰賓所執脯以賜鍾人于門內霤是也磬雖不在霤而近於霤故曰蹙霤考工記弓人夫角之本蹙於刣而休於氣夫角之末遠於刣而不休於氣鄭彼注曰蹙近也正與此蹙字同義縮乃蹙之假借耳

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

鄉射禮之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鄭注曰。侯道五十步。疏曰記云。鄉侯道五十弓。弓之下制六尺。與步相應。故鄭云步也。此乏去侯北十丈。疏曰。五十步計之。步六尺。五十步。則三十丈。三分取一爲十丈。西三丈。疏曰。經云西五步。五六三十。故云三丈也。疏曰云乏之參侯道者。謂三分侯道云居侯黨之一者。黨旁也。案此說無據遍考書傳。無訓黨爲旁者。謂在侯西北邪向之故以旁言之。其居旁之一者。謂侯道內三分之居一分之地十丈也。案注謂去侯北十丈非謂居侯旁十丈也。敖繼公曰。侯黨指侯之西邊而言。此乏之參分侯道而居其一。乃云侯黨者。明雖取數於侯道。實取節於侯黨也。案西五步。乃取節於侯黨。參之一則取數於侯道。二者各殊。不得強爲牽就也。引之謹案賈氏敖氏之說皆非也之

一二字。當在乏之參侯道下。謂乏之參侯道之一爲句乏之參侯道之一者。乏之去侯之度。參分侯道之一也考工記車人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隱元年左傳。大都不過參國之一。文義正與此同。侯道三十丈。參分之一爲十丈。經言乏之參侯道之一。故注言此乏之去侯北十丈也黨所也。曾子問曰歸葬於女氏之黨。禮器曰。父黨無容。哀五年左傳。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史記齊世家集解引服虔注曰。黨所也。越語。夫上黨之國。韋昭注曰。黨所也文十三年公羊傳。往黨。衞侯會公於沓。反黨。鄭伯會公於斐。何休注曰。黨。所也。所猶時齊人語也。齊策曰歸於何黨矣。釋名曰上黨。黨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黨也。侯黨。設侯之反也之在其西五步故云居侯黨西五步。六尺爲步。五六三丈。經言居侯黨西五步。故注言去

候西三丈也不云北幾步者參分候道之一爲去候北十六步又六分步之四奇數不成步不可以步言故不云北幾步而云參候道之一也云參候道之一則南北之度已明而猶未及東西之度故又云居候嶭西五步也傳寫者誤倒之一二字於候嶭下於是之參候道遂成不了之語而居候嶭西五步六字之閒雜以他句之字頓使文義隔絕且有參而後有一不於參候道言一而於居候嶭言一則文不成義矣賈氏敖氏不能釐正但據已誤之本多方牽就而卒不可通豈知依注以考經其脈絡本自分明百世而下猶可改而還其舊邪

三耦拾取矢

三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進立于司馬之西南儀禮經傳通解曰此拾取矢字疑衍戴氏東原曰下乃云司射作上耦取矢因序上射下射取矢之儀繼云三耦拾取矢亦如之此三當爲二則此皆袒決遂未拾取矢明矣此句拾取矢三字當是因上文遂命三耦拾取矢而衍引之謹案拾取矢非衍字也上文旣云命三耦拾取矢則自皆袒決遂以下皆言三耦拾取矢之事故承上文以起下文曰三耦拾取矢言三耦之拾取矢也始而袒決遂執弓以待拾取矢旣而上耦拾取矢旣而中下二耦

相繼拾取矢是之謂三耦拾取矢矣三耦拾取矢五字之意直貫至下文三耦拾取矢亦如之句非特爲皆袒決遂三句而設也皆袒決遂之時尚未拾取矢也而其事歸於拾取矢則統謂之三耦拾取矢猶主人戒賓之時尚未射也而其事歸於射則統謂之鄉射之禮耳且下文眾賓未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與此三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相對爲文不得以爲衍字

眾賓未拾取矢

眾賓未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鄭注曰未猶不也眾賓不拾者未射無楅上矢也言此者嫌眾賓

三耦同倫初時有射者後乃射有拾取矢禮也疏曰云未猶不也者以其第一番惟有三耦射無賓射法不得云未是以轉爲不以其全不拾取矢也引之謹案後有拾取矢禮故經不言不而言未未之云者此時雖不拾取矢而後此終將拾取矢也下文曰衆賓繼拾取矢是也若直言不則有以别於三耦之拾取矢而無以見夫後此之衆賓拾取矢矣上文云未旅以射後始旅酬也獲而未釋獲以三耦射中始釋獲也賓主人與大夫皆未降以三耦卒射乃由其階降也此云未拾取矢亦然欲見後此之衆賓拾取矢故於此時言未拾取矢也注

倘未達經意。

二大夫媵爵如初

燕禮小臣又請媵爵者句二大夫媵爵如初各本並同唐石經大夫下重出大夫二字石經考文提要曰案前經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媵爵者阼階下云云疊媵爵二字此疊大夫二字例同下經射人乃升大夫大夫皆升亦疊大夫二字今從唐石經家大人曰此說非也前經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絕句則下句自當疊媵爵三字下經射人乃升大夫絕句則下句亦當疊大夫二字此經小臣又請媵爵者句二大夫媵爵如初以者字

絕句。二大夫屬下讀。則不當疊大夫二字矣。若以二大夫屬上讀。則文不成義。燕義正義引此經。小臣又請媵爵者。亦以者字絕句。上經小臣請執冪者與羞膳者。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小臣請媵爵者。請致者。皆以者字絕句。則二大夫之不屬上讀明矣。唐石經疊大夫二字非。校勘記曰。疏讀二大夫媵爵如初爲句則不疊大夫二字。大射亦不疊。又曰。前經小臣請媵爵者。公命長。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云云。此經不言公命。不言小臣作。俱省文也。

爲大燭

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

大燭於庭閽人爲大燭於門外唐石經閽人句内無大字唐石經校文曰大射儀無大字明此亦當無又此節注與大射儀注正同唯作燭作大燭爲異大字當是後人校增疏云此閽人爲大燭於門外亦是大燭在地者兩大字亦非賈氏本文何以明之周禮司烜氏共墳燭庭燎注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内曰庭燎門外之文與此句相當而彼疏但引上句甸人爲大燭於庭不引此句爲此非大燭也以是明之家大人曰嚴說是也案注云庭大燭爲位廣也庭位廣故特用大燭則門外不用大燭矣疏云詩庭燎之光毛云庭燎大燭也鄭云夜未

央而於庭設大燭。並指此甸人執大燭之文也。以上大司烜疏
燭專屬甸人。則閽人所爲者。非大燭矣。後人惑於司烜
氏注樹於門外曰大燭之文。遂於此句及注疏內各加
大字。既不合大射經文。又與本注本疏相抵啎。斯爲謬
矣。小雅湛露正義及初學記器物部。引燕禮皆作閽人
爲燭於門外。無大字。正義又云。彼兩階與門言燭。唯庭
言大燭。此尤其明證也。孫氏頤谷讀書脞錄。反據後人
妄加之字以證經文。其失也甚矣。

賓爲苟敬

記。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揖讓升。賓爲

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有脀不嚌肺不啐酒其介爲賓鄭注曰苟且也假也主國君饗時親進醴於賓今燕又宜獻焉人臣不敢褻煩尊者至此升堂而辭讓欲以臣禮燕爲恭敬也於是席之加獻諸公之位言苟敬者賓實主國所宜敬也敖繼公集說曰苟誠也實也賓於是時雖不爲正賓而實爲主君之所敬故以賓爲苟敬也淩氏次仲禮經釋例引戴氏東原曰說文苟自急敕也音棘從羊省與苟且字不同引之謹案敖氏戴氏之說皆非也下文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注曰不以所與燕者爲賓者燕爲序歡心賓主是

也。是主人於賓。惟主恭敬而少歡心。今賓既辭爲賓而就諸公之位。則歡心多而敬少。既不可專事恭敬。又不可全不敬。故謂之苟敬也。上文賓取肺坐。絕祭。嚌之。又席末坐。啐酒。此則云不嚌肺不啐酒。則其禮殺於賓可知。聘禮記燕則上介爲賓賓爲苟敬注曰燕私樂之禮。崇恩殺敬也。賓不欲主君復舉禮事禮已。於是辭爲賓。君聽之。從諸公之席。命爲苟敬。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是苟敬有崇恩殺敬之義。命爲苟敬者所以別於正賓之全主敬也。若訓爲主君之所誠敬。及自急敕而敬賓。則與正賓之全主敬者無以異矣。非經意也。

栗階

凡公所辭皆栗階凡栗階不過二等鄭注曰栗蹙也謂急趨君命也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疏曰凡升階之法有四等連步一也栗階二也歷階三也歷階謂從下至上皆越等無連步若禮記檀弓杜蕢入寢歷階而升是也越階四也越階謂左右足越三等若公羊傳云趙盾避靈公躇階而走是也引之謹案栗階卽歷階也古栗歷聲近而通考工記栗氏爲量古文栗或作歷是也古音栗在質部歷在支部二部之字或相通借若士冠禮古文鬲爲密周官大司寇

故書譯作避是其例也從睪在質部辟避在支部記云栗階不過二等則歷階亦當然賈氏失之。

度尺而午

大射儀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之間疏數容弓若丹若墨度尺而午鄭注曰一從一横曰午謂畫物也疏曰度尺者即鄉射記從加笴三尺横如武尺二寸是也引之謹案度尺者其度一尺也度尺而午者從度一尺横度亦一尺也大射爲諸侯之禮故不與鄉射同若仍以鄉射之物解之則經文何不云從三尺横尺二寸而但云度尺邪考工記玉人之事璧羡度尺鄭彼注曰

表猶延其袤一尺是度尺爲度一尺之明證再以設乏之例之鄉射之乏去侯北十丈西三丈從長而橫短猶物之從三尺橫尺二寸亦從長而橫短也大射之乏去侯西北皆十步十步爲六丈六尺爲步從與橫等猶物之度尺而午亦從與橫等也大射之物與鄉射異度猶大射之乏與鄉射異度也鄭注鄉射記不引度尺而午注大射儀不引物長如笴距隨長武則其不同可知賈氏未達鄭意耳

楅復

揚觸楅復鄭注曰楅復謂矢至侯不著而還復引之謂

案注內至字。正釋梱字。廣雅曰。悃至也。悃與梱同聲。梱之為至。猶悃之為至也。疏及釋文皆不之及。蓋未達注意。

及期夕幣

聘禮及期夕幣。引之謹案。凡言期者。皆行事之正日。士冠禮前期三日。疏曰。冠日為期。士昏禮注曰。期。取妻之日。周語韋注曰。期。將事之日也。行聘禮之正日。尚在鄰國。此則將聘而遣使。非行聘之正日。且在使者未行之前。亦非遣使之正日。下文使者載旜帥以受命于朝云云。乃遣使之正日。不得稱期也。期字蓋後人所加。當以及夕幣連讀。夕幣乃禮之節次。故言及以明之。猶此篇之記言及享。周

官司儀言及將幣也鄭注曰及猶至也夕幣先行之日夕陳幣而視之重聘也但釋及夕幣三字而不及期字賈疏亦然則經文無期字明矣唐石經誤衍此字而後人因之非也敖繼公不能釐正乃牽就其說曰此云及期則上亦當有請期告期之禮文略耳案夕幣非行事之正日本不可以言期何須請期告期乎敖說誤甚

遂以入竟

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入竟斂旜家大人曰上竟字因下竟字而衍故鄭注曰遂以入因道之入下無竟字下文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與此遂以入文同一例則無

竟字可知。且賓至于竟則士道之。至于近郊則下大夫道之。是自近郊以外。皆士道之也。士道之則下文曰入竟曰及郊曰及館曰至于近郊。皆在遂以入三字中。非但道之入竟而已也。然則遂以入下。不當有竟字明矣下。文下大夫以賓入。亦非止道之入近郊。經曰大夫帥至于館故亦統言之曰遂以賓入也。賈疏之述經文。亦當作遂以入。今本入下有竟字。則後人據已行之經文加之也。疏文曰。君使士請請。乃道以入竟。竟字亦後人所加。下文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彼疏曰。案上君使士請。遂以賓入。入下無竟字。故知此疏亦無竟字也。聘義正義引此文曰。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

入下亦無竟字自唐石經始衍竟字而各本遂沿其誤

周語宋明道本敵國賓至關尹以告韋注云遂以入竟告也此釋正文以告二字今本國語删去告也二字存遂以入竟四字以從聘禮不知聘禮原無竟字且聘禮之遂以入指士言之非指關人言之此誤之又誤也

志趨

記賓將授志趨鄭注曰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也孔子之執圭足蹜蹜如有循下文曰下階再三舉足又趨注曰至此云舉足則志趨卷豚而行也引之謹案鄭以志趨爲卷豚而行是也其訓志爲念則失之志者微也玉藻曰卷豚行不舉足不舉足則趨步微小故曰志趨樂記曰志微噍殺之音作志微噍殺四字平列則志與

微同義鄭彼注訓志爲意亦失之素問陰陽類論曰大陰伏鼓不浮上空志心王冰注曰脈伏鼓擊而不上浮者是心氣不足故上控引於心而爲病也志心謂小心也刺禁論曰七節之傍中有小心此之謂也是古人謂微小爲志也古字志與職通楚辭九章章畫職墨史記屈原傳職作志說文曰職記微也義亦同

舍息 舍氣

下階發氣怡焉鄭注曰發氣舍息也又及享發氣焉盈容注曰發氣舍氣也兩舍字釋文無音家大人曰舍皆讀爲舒謂發舒其氣也說文舒從予舍聲小雅何人斯

篇。亦不邉舍與車旴爲韻。左氏春秋哀六年。齊陳乞弑其君荼。釋文荼音舒。公羊荼作舍。史記律書。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此皆古人讀舍爲舒之證。

禽羞俶獻比歸大禮之日

禽羞俶獻。比歸大禮之日。既受饗餼。請觀訝帥之。自下門入。鄭讀禽羞俶獻比爲句。注曰。比放也。其致之禮如乘禽也。引之謹案。全經之例。兩事相若者。則云亦如之。或云如某事之禮。無言比者。竊疑比字本屬下句讀。當如比及三年之比。言比及歸大禮之日。既受饗餼。乃請觀也。禽羞俶獻之下。蓋有脫文。今不可考矣。

至再拜

公食大夫禮公當楣北鄉至再拜賓降也公再拜鄭注曰至再拜者興禮俟賓嘉其來也公再拜賓降矣疏曰至再拜者公已一拜賓即降下公再拜者賓降後又一拜雖一拜本當再拜故皆以再拜言之引之謹案一拜之時豈得遽謂之再拜賈說非也至再拜再當為壹因下公再拜而誤也至壹拜者賓至階上公則壹拜也先言壹拜後言再拜序也聘禮及此篇下文皆言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此不當有異鄭注聘禮及下文公壹拜賓降皆云不俟公再拜而此獨無之則所據本已誤作

至再拜免敖繼公集說謂賓降之上脫公壹拜之文此說尤非也至再拜即至壹拜之譌何須又言公壹拜乎若謂至再拜爲總括下文之詞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乃中言上文之再拜則十七篇中無此重沓之文聘禮及此篇下文公壹拜之上何不聞總括其詞曰再拜乎

賓栗階升

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興也賓栗階升唐石經無賓字戴校集釋曰考此句承上賓西階東北面荅拜不必更言賓唐石經無賓字者是今從之校勘記曰案上有公降一等云云則此賓字不宜删燕禮公有命

節疏引亦有賓字石經非也家大人曰案燕禮疏引此云公降一等辭賓升此約舉其文耳不必字字皆同云賓升者加一賓字取其易曉上文疏引此亦加一賓字非此文實有賓字也聘禮君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與此文略同而下但云栗階升無賓字亦是承上賓降階東拜送而省也以彼證此則無賓字者是

匹馬卓上

覲禮匹馬卓上九馬隨之鄭注曰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以爲上引之謹案十馬不應異色馬色亦不應獨尙白白顛之馬謂之的顙又不得單謂之的謂之卓也鄭

說始未安今案卓之言超也絕也獨也上也前也卓上者
超絕其類獨行而前之謂也廣雅趠絕也李善西都賦
注逴踔（趠與逴同敕角切）猶超絕也匡謬正俗曰逴者謂超踰
不依次第超逴與卓古並同聲其義一也莊子大宗師
篇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郭象注曰
卓者獨化之謂也秋水篇吾以一足趻卓而行漢書河
間獻王傳贊卓爾不羣說苑君道篇踔然獨立（踔敕角切）說
文𥡴（竹角切）特止也徐鍇傳曰特止卓立也踔與𥡴卓古
亦同聲皆獨貌也卓上猶云獨前耳古者上與前同義
（詳見詩兩服上襄下）在前謂之上行而向前亦謂之上此與下文

中庭西上之上殊義

異姓小邦

覲禮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冢大人曰。異姓大國曰伯舅。不言大國者。蒙上而省也。然則異姓小邦曰叔舅。小邦亦當蒙上而省。今本有小邦二字者。即涉上句而衍。周官大宰疏引此有小邦二字。則賈所見本已然。不始於唐石經矣。康王之誥正義。文侯之命正義。小雅伐木正義。隱五年左傳正義。引此皆作其異姓則曰叔舅。則孔所見本無小邦二字。於義爲長。

右縫

喪服冠繩纓傳曰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唐石經校文曰案釋文所刻傳文條屬之後即繼以六升至爲注作音始云右縫扶弄反下左縫出縫皆同疏釋傳文亦不及右縫至釋鄭注始有之則右縫二字乃鄭注非傳也家大人曰嚴說是也鄭注雜記云條屬者通屈一條繩若布爲武垂下爲纓屬之冠右縫者右辟而縫之彼注兼釋右縫此注獨釋條屬而不釋右縫則傳文之無右縫益明矣且雜記之右縫對小功以下左縫言之此無小功以下左縫之文則無庸言右縫也唐石經自繩

以下。升以上共闕七字。字數與今本同。則唐石經已衍此二字矣太平御覽禮儀部二十六引此無右縫則宋初本尚有不誤者

公士　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

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鄭注曰。士卿士也公卿大夫厭於天子諸侯故降其衆臣布帶繩屨貴臣得伸。不奪其正。又傳。公卿此二字後人所加。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衆臣杖不以卽位近臣君服斯服矣注曰。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引之謹案此篇言公者皆謂諸侯無謂公孤者。公之外但言大夫士

無言卿者。下文大夫爲舊君。疏曰。不言公卿及孤者。詩云三事大夫。則三公亦號大夫。則大夫中總兼之矣。偏考書傳。亦無稱公卿爲公士者。鄭說非也。今案公士二字當絕句。鄉射禮記大夫與。則公士爲賓。玉藻公士擯。公士與大夫之衆臣相對爲文。言公之士。爲公布帶繩屨。降於大夫之絞帶菅屨。大夫之衆臣。爲大夫布帶繩屨。降於室老之絞帶菅屨也。喪大記君之喪。大夫食粥。士疏食水飲。大夫之喪。室老食粥。衆士疏食水飲。鄭彼注曰。室老其貴臣也。衆士。所謂衆臣。聘禮。大夫餼賓大牢。米八筐。老牽牛以致之。士介亦如之。衆介皆少牢。米六筐。皆士牽羊以致之。老。謂室老。士。大夫之貴臣。士。謂衆士。即衆臣也。鄭彼注云士亦大夫之貴臣。蓋以士爲邑宰。不知聘禮之士。乃喪大記所謂衆士。非喪服之室老士也。室老士。即室老。非謂室老與邑宰也。

辨見下。是公之士異於大夫猶大夫之衆臣異於室老也

公之大夫與大夫之室老爲其君食粥則服絞帶菅屨。公之士與大夫之衆臣爲其君疏食水飲則服布帶繩屨。此等殺之相準者也。雜記。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其等殺亦與此同。下文。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皆以公與大夫相對爲文。是其例矣。傳內公卿二字。因注而加也。賈疏頻言公卿大夫。則所據本

已行公卿二字蓋注誤以公士爲公卿後人遂加公卿二字於傳矣不知喪服一篇屢言公大夫士公則諸侯士則一命者也作傳者何至忘其體例而以公士爲公卿乎其非傳文所有明甚大夫室老士貴臣室老士三字當連讀謂士之爲室老者也喪大記大夫之喪室老食粥衆士疏食水飲非室老者謂之衆士則室老亦士矣室老士乃衆士中之貴者故曰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不直曰室老而曰室老士者欲明大夫之貴臣與衆臣皆以士爲之故云室老士言室老士則衆臣亦士矣鄭以士爲邑宰大夫邑宰而稱士何以别於經文之

公士乎。又何以别於衆士乎。且室老邑宰。職也。士。爵也。
貴臣中若有邑宰。則當稱其職曰邑宰。以與室老相匹。
今於室老則稱其職。而於邑宰。則又不稱其職而稱其
爵曰士。無是理也。下記曰。君之所爲兄弟服。此君謂大夫。室
老降一等。喪大記曰。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
無言邑宰者。不得如鄭所云也。衆臣杖不以卽位。近臣
君服斯服矣。舉大夫之衆臣近臣以該公之衆臣近臣
也。公之衆臣。則士也。喪服小記曰。近臣君服斯服矣。其
餘從而服。不從而稅。鄭注曰。謂君出朝覲不時反而不
知喪者。服問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

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則君服斯服者諸侯之近臣如是大夫之近臣亦得如之耳故言大夫之衆臣近臣而公可知矣君謂有地者也此釋大夫亦得稱君之義若公之爲君義本衆著故傳略而不言非謂經文君字但謂大夫也

櫛笄

喪服記傳惡笄者櫛笄也鄭注曰櫛笄者以櫛之木爲笄或曰榛笄疏引玉藻沐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以釋之云彼樿櫛與象櫛相對此櫛笄與象笄相對故鄭云以櫛之木爲笄又釋之云樿榛二木俱用故鄭兩存之

以之證案榛木不得謂之櫛沐所用之櫛亦有象櫛但言櫛笄何以別於下文之象笄且樿木為笄則直稱樿笄可矣何必迂回其文而言櫛笄乎。鄭賈說皆失之。今案櫛當讀為即即柞木也柞木粗惡故以為喪笄爾雅曰櫬采薪采薪即薪舍人曰櫬名采薪又名即薪樊光曰荊州柞木曰采木是采薪即薪皆柞木之別名也單言之則或曰采或曰即韓子五蠹篇之采椽。及此傳之櫛笄是也。說詳爾雅采薪即薪下。

繶緇約純

士喪禮夏葛屨冬白屨皆繶緇約純識誤曰案釋文云

繶純中無約字。鄭氏注周禮屨人全引此文亦無約字。今有約字。後人加之也。從釋文家大人曰張說是也。或以疏中繶約純並舉而謂經文當有約字非也。疏以鄭引士冠禮繶約繶純。故並釋約字。乃釋注。非釋經也。屨人注引此文作皆繶緇純。疏云繶純。純用緇是鄭陸賈所見經文皆無約字。唐石經有約字。卽涉注文繶約繶純而衍

用二鬲

夏祝鬻餘飯用二鬲家大人曰。用二鬲上當有盛字。釋文不爲盛字作音則陸本無盛字。唐石經及諸本無盛

字從陸本也疏云前商祝奠米飯米夏祝徹之今乃鬻之而盛於鬲又周官舍人疏引此文云鬻餘飯盛以二鬲以用古字通說見周易終不可用也下則賈本有盛字太平御覽禮儀部二十七引此作盛用二鬲從賈本也案鬲所以盛鬻若無盛字則文義不明先鄭司農注周官小祝引此文云粥餘飯盛以二鬲是先鄭所見本有盛字

鱄鮒　絺布

引之謹案士喪禮陳三鼎于門外北上豚合升魚鱄鮒九士虞禮記升魚鱄鮒九實于中鼎魚鱄鮒九者或用鱄或用鮒其數皆九也當以魚鱄鮒爲一句九爲一句

升魚鱄鮒九當以升魚鱄鮒爲一句九爲一句魚鼎或鱄或鮒而兼言鱄鮒猶冪尊或絺或布而兼言絺布也見下當其用鱄則不用鮒當其用鮒則不用鱄矣否則鱄鮒竝用於一時而欲合其數爲九孰多孰少安所得而中分之乎鄭注賈疏皆未之及故略言之又士虞禮尊于室中北墉下當戶兩甒醴酒冪用絺布鄭注曰絺布葛屬疏曰絺綌以葛爲之布則以麻爲之今絺布竝言則此麻葛雜故有兩號是以鄭云葛屬也謹案冪用絺布者夏用絺冬用布也燕禮冪用綌若錫鄭彼注曰冬夏異也疏曰夏宜用綌冬宜用錫大射儀冪用錫若絺

注曰。錫細布也。絺細葛也。以此例之。幂用絺布。猶言幂用絺若布耳。絺用於夏。布用於冬。不同物也。少牢饋食禮曰用丁巳。亦是或丁或巳。唯其所用。與此幂用絺布文義正同。鄭合絺布爲一物。非也。

衆人

士喪禮下篇。主人從。升婦人升東面。衆人東卽位。唐石經衆人作衆主人。集說云。今本脫主字。以記考之可見。盧氏抱經儀禮詳校曰。疏叠經文。亦無主字。下云。自衆主人以下。云以下。則不專指衆主人。作衆人者是也。家大人曰。盧說非也。士喪禮全篇皆言衆主人卽位。衆主

人復位無言衆人者亦無言衆主人以下者此文與上篇衆主人東即位同故鄭注云東方之位賈疏本云衆主人東即位者唯主人主婦升衆主人從柩至西階下遂鄉東階下即西面位今本衆主人東即位者無主字衆主人從柩作自衆主人以下從柩多自以下三字後人加此三字以牽合衆人二字而盧遂爲其所惑皆後人據已誤之經增刪未誤之疏賈氏無此謬也後記云主人升柩東西面衆主人東即位婦人從升東面與此文略同後疏云云衆主人之特在西階下東面北上柩升主人從升衆主人乃即阼階下西面位說與此疏同今本作衆主人以下乃即阼階下西面位以下二字亦後人所加顯與記文不合則此文本作衆主人明矣

通典禮四十五正作衆主人東即位當從唐石經

竹箁蓋

燕器杖笠翣鄭注曰笠竹箁蓋也疏曰箁竹之青皮集韻音敷家大人曰箁蓋䒥字之譌䒥之爲箁因與笠竹等字相涉而誤考說文玉篇廣韻俱無箁字唯集韻有箁字訓爲竹青皮則北宋本儀禮注已譌作箁郭璞爾雅注䒥音敷䒥之言皮膚也故賈疏以爲竹青皮說文笢竹膚也衆經音義引埤倉曰笢析竹膚也膚與敷古同聲集韻音敷即本於釋文今本釋文箁字無音傳寫遺脫耳錢氏曉徵荅問謂箁當作笣案笣與箁字不相似若本是笣字無緣誤爲箁也或曰說文筡析竹笢也笢竹

膚也。絛字或作篠。因譌而爲篠。案字書韻書皆無篠字。

謂絛或作篠。不知所據何書也。

著用荼

記茵著用荼。鄭注曰。荼茅秀也。釋文著字無音。引之謹案。著讀爲褚。謂以茅秀實茵中也。夏小正七月灌荼傳曰。灌聚也。荼雚葦之秀。爲蔣褚之也。廣雅曰。茵薦蔣席也。案以雚葦之秀褚蔣。猶以茅秀褚茵。故夏小正四月取荼。（此謂茅秀）傳曰。荼也者。以爲君薦蔣也。褚與著古字通。上篇說幎目之制。云著組繫。注曰。著充之以絮也。著亦與褚同。

猴矢　志矢

猴矢一乘骨鏃短衞志矢一乘軒輖中。亦短衞識。誤曰案釋文猴字上更有一矢字。從釋文盧氏抱經儀禮音義攷證曰。本作矢猴矢。後人删去上一矢字耳。上矢字爲下猴矢志矢作目非衍文也。家大人曰猴矢一乘。本作矢。句猴一乘。志矢一乘。本作志一乘。猴與志皆承上矢字言之。故不更言矢。今本猴上無矢字。而下文作猴矢志矢者。矢猴誤作猴矢後人不達又於志下加矢字以對猴矢耳。自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沿其誤案釋文出矢猴二字而釋之云音侯又音候是陸本猴上有矢

字而猴下無矢字若猴下有矢字則當出猴矢二字不當出矢猴二字矣又案鄭注云猴猶候也候物而射之矢也則正文但言猴而不言猴矢可知注又云志猶擬也習射之矢書曰若射之有志則正文但言志而不言志矢又可知又賈疏云引尚書盤庚者證志為準擬之事又云前重後輕者據殺矢猴矢枉矢絜矢矰矢茀矢而言此志是恒矢痺矢無前重後輕及周官司弓矢注云恒矢之屬軒輖中所謂志也正指此文志一乘軒輖中而言則志下之無矢字益明矣爾雅曰金鏃翦羽謂之鍭鍭猴古字通大雅行葦曰四鍭既鈞是鍭矢但言鍭之

證也爾雅曰骨鏃不翦羽謂之志是志矢但言志之證也張氏盧氏但知上矢字之非衍而不知下兩矢字之衍失之矣後漢書南蠻傳注引此作矢鍭一乘鍭上有矢字而鍭下無矢字與釋文合周官司弓矢疏引此作志一乘無矢字與彼注此疏皆合今據以訂正

右取肵

士虞禮尸左執爵右取肝擩鹽振祭嚌之引之謹案右字後人所加尸既左執爵則取肝之爲右手可知故省右字鄭注曰取肝右手也則經文無右字明甚若有右字鄭不須注矣上文尸祭鉶嘗鉶注曰右手也士昏禮

賓卽筵坐左執觶祭脯醢注曰左執觶則祭以右手也鄉飲酒禮賓坐左執爵祭脯醢注曰祭脯醢者以右手皆以經無右字故表而出之也又上文尸取箕左執之取菹擩于醢下記尸左執爵取脯擩醢皆以右手取而省右字

沐浴不櫛

記虞沐浴不櫛鄭注曰沐浴者將祭自絜清不櫛未在於飾也今文曰沐浴敖曰本云沐浴而鄭注乃云今文曰沐浴則是鄭氏但從古文元無沐字也今本記與注首皆云沐浴蓋傳寫者誤衍之也剛家大人曰敖說非

也內則云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是沐多而浴少
旣浴則未有不沐者而敖乃存浴而去沐一謬也沐與
櫛事相因旣不沐矣又何須言不櫛乎而敖乃存不櫛
而去沐二謬也雜記云非虞祔練祥無沐浴喪服四制
云三月而沐鄭注沐謂將虞祭時也則虞之沐浴明矣
而敖以沐爲衍文三謬也疏之釋注出沐浴至沐浴五
字則注首之有沐字甚明下文沐浴櫛搔翦疏云上文
虞沐浴不櫛今祔時櫛是彌自飾也則記文之有沐字
又甚明又唐石經及雜記喪服四制正義通典禮四十
七引此文皆作沐浴不櫛是唐人所見本皆有沐字而

敖以爲衍文。四謬也。敖以爲衍文者。特未解鄭注今文曰沐浴五字耳。德淸許氏周生曰。今文曰沐浴。蓋無不櫛二字。異於古文耳。下文沐浴櫛搔翦注曰。今文曰沐浴搔翦。是後注言今文無櫛字。此注言今文無不櫛二字。以後證前。而其義自明。此解正合注意。足祛敖氏之惑。

降階還

尸謖。祝前。鄉尸還出戶。又鄉尸還過主人。又鄉尸還降階。又鄉尸降階還及門。如出戶。鄭注曰。及至也。言還至門。明其間無節也。降階如升時。將出門如出戶時。皆還

向尸也引之謹案下降階二字蓋衍文也當以降階又
鄉尸還六字連讀上文經尸及階祝延尸疏引此已作
降階還則其誤久矣敖繼公集說爲之辭曰上降階者
祝也下降階者尸也祝先降而鄉尸及尸既降祝乃反
面而行今案降階若分祝與尸則記當云祝降階又鄉
尸尸降階還文義方明何得上下兩言降階而不爲之
區別乎上文出戶過主人亦是祝先尸後何以不兩言
出戶兩言過主人乎且上文經曰尸出戶踊如初降堂
踊如初出門亦如之是出戶降階出門皆以尸爲主何
得先言祝降階乎敖說非也又案注內降階如升時五

字。當是後人所加。降階時祝在尸前故以還鄉尸爲節升階。則祝在尸後不得有還鄉尸之節矣鄭注上文經尸及階祝延尸曰延進也。告之以升。注特牲饋食禮祝延尸曰。在後詔侑曰延少牢饋食禮祝延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注亦曰。自後詔侑之曰延。是升之與降絕不相同。安得曰降階如升時皆還鄉尸乎。且注曰及至也。言還至門。明其閒無節是釋還及門相連之義。又曰將出門如出戶時皆還鄉尸。是釋及門如出戶之義中閒亦不得有降階如升時之語此必非鄭注原文也。疏曰。經雖不言降階如升時以將出門如出戶時。明降階如

升時故鄭約出門以明降階也則賈所據本已增此五字矣。

普淖　明齊　普薦

祝辭曰敢用絜牲剛鬛香合嘉薦普淖明齊溲酒鄭注曰象曰剛鬛香合黍也大夫士於黍稷之號合言普淖而已此言香合蓋記者誤爾辭次黍又不得在薦上鄭意謂先設菹醢次設俎後設黍稷黍不得在嘉薦之上也今案祝辭之次弟不必盡依陳設之先後設俎在菹醢之後而首曰絜牲剛鬛是不必如其先後也又何嫌於香合之在薦前乎嘉薦菹醢也普淖黍稷也普大淖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此以爲號云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溲釀此酒也郊特牲曰明水涚

齊貴新也或曰當爲明視謂兔臘也今文曰明粢粢稷也皆非其次今文洩爲醙又下文明日以其班祔曰用尹祭嘉薦普淖普薦洩酒注曰普薦鉶羹不稱牲記其異者今文洩爲醙引之謹案水不可謂之齊郊特牲云明水涚齊又云祭齊加明水則明水與齊爲二不得謂明水爲明齊也敖繼公以明齊爲醴齊粲下文之洩酒舉酒以該醴也祔祝辭但言洩酒而不言醴與此同明齊非謂醴也古無謂醴齊爲明齊者洩酒之洩今文作醙鄭注聘禮曰醙白酒也下祔祝辭單言洩酒則洩酒乃酒名不連明齊爲義亦不得云以新水洩醸此酒也明齊二字疑當在香合之上寫者錯亂在下耳絜牲剛鬣明齊香

合相對爲文據今文作明粢則齊爲粢盛之粢明甚明粢

非稷也曲禮稷曰明粢乃後人所加辨見程氏通藝錄字通作齍春官大祝辨六

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此云絜牲剛鬣所謂牲號也明

齊香合所謂齍號也剛鬣香合乃其專號絜牲明齊則

其總號也明猶絜也見小雅楚茨箋祭統中庸注郊特牲云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明齊絜粢也桓六年左傳絜粢豐盛是也周官司

烜氏其祭祀之明齍明燭鄭注曰欲得陰陽之絜氣也

明齍與明齊同小雅甫田篇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

以方傳曰器實曰齍在器曰盛箋曰以絜齊豐盛絜字正訓明字與我純色之羊秋祭社與四方齊明即明齊倒文以

爲韵耳。明齊兼有黍稷而但曰香合者。舉黍以該稷也。簋實尊黍也。言其尊者耳。特牲饋食禮佐食摶黍授祝。注曰。獨用黍者。食之主。是黍尊於稷也。明齊香合。已言黍矣。不得又以普淖爲黍稷。如注云。德能大和。乃有黍稷。是大和爲有黍稷之時。不得遂謂黍稷爲大和也。桓六年左傳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豈得遂謂牲爲普存乎。淖者。濡甚也。濁之稱。廣雅淖溼也。又曰淖濁也。爾雅釋言釋文引字林曰。淖濡甚也。管子水地篇夫水淖弱以清。呂氏春秋別類篇漆淖水淖合兩淖則爲蹇溼之則爲乾。金柔錫柔合兩柔則爲剛燔之則爲淖。淮南原道篇甚淖而滒。高誘注曰。饘粥多瀋者謂之滒。今本作滒誤。昭七年左傳釋文引孫

炎爾雅注曰𩟬淖糜也是其證是淖爲濡且濁之稱也釋名曰羹汪也汁汪郎也是羹爲濡且濁之物也淖又訓和和味者莫如羹商頌烈祖曰亦有和羹鄭司農注亨人曰大羹不致五味也鉶羹加鹽菜矣是鉶羹乃和五味嘗淖之名非鉶羹不足以當之也經曰設一鉶于豆南豆則嘉薦鉶則嘗淖也故祝辭連言之鉶羹已謂之嘗淖矣則祝辭之嘗薦非鉶羹也黍稷謂之明齊今云嘗薦則亦非兩敦黍稷也房中之饌豆籩鉶見特牲饋食禮俎設于豆東敦設于俎南尹吝爲籩實籩實脯嘉薦爲豆實嘗淖爲鉶實則嘗薦爲俎實與特牲饋食禮俎入設于豆東魚次

腊特于俎北。祔禮如特牲饋食。見上則所謂普薦者當謂牲與魚腊之俎也。虞祝言絜牲剛鬣。則不言普薦。祔祝言普薦。則不言牲。明普薦中已兼有牲矣。祭義曰。薦其薦俎。謂豆。下薦字。周語王公立飫。則有房烝。宣十六年左傳作享有體薦。正義曰。注國語者皆云半解其體而升於俎謂之房烝。傳言體薦。即房烝也。是俎亦得謂之薦。

始虞祝辭譌文　祔祝辭脫文

哀薦祫事。適爾皇祖某甫。饗。鄭注曰。始虞謂之祫事者主欲祫先祖也。以與先祖合爲安。今文曰合事。爾。女也女汝者。告之以適皇祖所以安之也。疏曰。卒哭後乃有

祔祭始合先祖。今始虞而已言祫者。鄭云。以與先祖合為安。故下文云適爾皇祖某甫是始虞預言祫之意也

引之謹案。下文卒哭祝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是卒哭之祭始告以明日祔於皇祖。不應始虞而已言之也。且凡祭之祝言薦某事者皆謂此日祭祀之事。少牢饋食禮之薦歲事。及此篇再虞三虞之虞事。卒哭之成事。小祥大祥之祥事。無不皆然不應舍此日之虞而稱將來之祫也。始虞為虞之始而不稱虞事。至再虞而後稱之。始虞去祔祭甚遠而預稱祫事。再虞三虞卒哭去祔漸近矣而反不稱祫事而稱虞事成事。先王制禮豈有如是之顛倒者乎。今案哀薦

祫事。祫當作虞。葬日虞。虞爲虞之始。故曰哀薦虞事也。始虞曰哀薦虞事。下文再虞三虞(三虞二字誤置於卒哭之上。說見下。)又曰哀薦虞事者。明始虞再虞三虞祝無異辭。猶下文朞而小祥。曰薦此祥事。(從古文)又朞而大祥。亦曰薦此祥事。所以明其同也。其薦祫事之文。則當在祔祭祝辭內。錯亂在此耳。(說見下。)皇祖。當爲皇考。曲禮曰。祭父曰皇考。然則虞祭當稱皇考矣。蓋本作適爾皇考某甫。因下文祔祝適爾皇祖某甫之文而誤也。云適爾皇考者。謂以此虞事適爾皇考之寢而薦之。猶特牲饋食禮云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也。爾爾皇考也。

用尹祭嘉薦普淖普薦溲酒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尚饗引之謹案適爾皇祖之上當云薦此祫事祫者合也合於皇祖也薦此祫事適爾皇祖某甫謂以此祫事適皇祖之廟而薦之猶特牲饋食禮云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少牢饋食禮云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也且虞稱虞事卒哭稱成事小祥大祥稱祥事而祔獨不稱所薦之事非祝辭之例矣故薦此祫事之當在祔祭可以他祭比類而得之也薦祫事不言哀者上文祝稱孝子（子當為孫說見上）已是吉祭之詞（雜記曰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不得復稱哀薦當與祥祭

皆稱薦此。蓋薦此某事之文。祔與祥同。所不同者。或稱祫或稱祥耳。薦此祫事。適爾皇祖某甫。與始虞之哀薦虞事。適爾皇考某甫。相亂。遂至脫於此而反見於彼。於是始虞之祝。與祔祭無別。解者雖曲爲之說。而終不可通矣。

三虞

再虞皆如初。曰哀薦虞事。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鄭注曰。後虞改用剛日。士則庚日。三虞王日卒哭。萬氏充宗儀禮商曰。詳玩記文。始虞用柔日。再虞皆如初。包有三虞。故于哀薦虞事下出三虞二字以

足之。三虞不與下卒哭連讀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故祝辭曰哀薦成事也。引之謹案萬說近之矣而文義未安也。始虞者第一虞再虞者第二虞也。不得包有三虞。三虞者第三虞也。亦非統舉上文之詞。士虞禮下篇。猶朝夕哭不奠。三虞彼三虞乃總括前後虞祭之詞。此三虞承始虞再虞言之則最後一虞也。始虞再虞三虞猶冠禮言始加再加三加。始醮再醮三醮皆遞及之詞。且不得但曰三虞而不言其禮也。今三復記文。三虞二字。當在皆如初上。寫者錯亂在下耳。再虞三虞是兩事。故曰皆如初。皆者統兩事而言之也。上文禮及薦饌告如初亦兼兩事而言。若止再虞一事則但云如初可矣何得言皆乎。然則再虞皆如初當為再虞三虞皆如初明

甚鄭不悟三虞爲錯亂在下之文而以三虞卒哭連讀於是用柔日之三虞誤以爲用剛日矣敖繼公讀此不審。乃以三虞卒哭爲一事。云既三虞遂卒朝夕哭也。大誤雜記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附與祔同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鄭彼注曰卒哭成事附言皆則卒哭成事附與虞異矣。是鄭亦謂卒哭成事不與虞同。然則三虞當與始虞再虞同用柔日而稱虞事。斷無與卒哭同用剛日而稱成事之理也學者據雜記之注以正此注。可矣。

又案三虞二字。誤置於卒哭他用剛日之上故漢世說虞祭者皆以最後一虞爲用剛日而虞祭所歷之日遂

少一日五經異義引古春秋左氏說曰天子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見曲禮正義蓋謂始虞以下用柔日最後一虞用剛日則天子之第九虞在第八虞之明日而爲十六日諸侯之弟七虞在弟六虞之明日而爲十二日大夫之弟五虞在弟四虞之明日而爲八日士之弟三虞在弟二虞之明日而爲四日矣其實虞祭始終皆用柔日天子九虞凡十七日諸侯七虞凡十三日大夫五虞凡九日士三虞凡五日也今列其說而正之如左

天子九虞十六日如丁日始虞上文再虞注日丁日葬則己日再虞檀弓日葬

日虞則己日再虞辛日三虞癸日四虞乙日五虞丁日六虞己日七虞辛日八虞皆用柔日壬日九虞用剛日自始虞至九虞凡十六日今案九虞當在癸日始終皆用柔日也自始虞至九虞凡十七日

諸侯七虞十二日如丁日始虞則己日再虞辛日三虞癸日四虞乙日五虞丁日六虞皆用柔日戊日七虞用剛日自始虞至七虞凡十二日今案七虞當在己日始終皆用柔日也自始虞至七虞凡十三日

大夫五虞八日如丁日始虞則己日再虞辛日三虞癸日四虞皆用柔日甲日五虞用剛日自始虞至五虞凡

八日。今案五虞當在乙日始終皆用柔日也自始虞至五虞凡九日。

士三虞四日如丁日始虞則巳日再虞皆用柔日庚日三虞用剛日凡自始虞至三虞凡四日。今案三虞當在辛日始終皆用柔日也自始虞至三虞凡五日

卒哭他用剛日

鄭注曰他謂不及時而葬者喪服小記曰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然則虞卒哭之閒有祭事者亦用剛日其祭無名謂之他者假設言之敖繼公曰他者變易之詞猶今言別也不用柔日而用剛日故云他也引之謹

案鄭謂他爲不及時而葬者之祭在虞卒哭之閒其說誠不安矣表以他爲變易之詞若然則經文但云卒哭用剛日已別於虞之用柔日何必枝蔓其詞而云他乎今案上文始虞用柔日再虞皆如初再虞下當有三虞二字注曰丁日葬則已日再虞是始虞與再虞閒一日矣以是例之則三虞與再虞亦當閒一日已日再虞則辛日三虞可知其三虞之明日爲壬日即是剛日似可卒哭矣然士喪禮下篇曰三虞卒哭明日以其班祔檀弓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

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士虞禮
及檀弓皆言祔在卒哭之明日而不言卒哭在三虞之
明日是卒哭之日與三虞之日不相接也蓋三虞之明
日雖為剛日而不以之卒哭必用明日以後之剛日乃
為卒哭之日故不直曰用剛日而曰他用剛日明所用
者他日非明日也如用三虞之明日則當依明日以其
班祔之例而云三虞明日卒哭文義始明不用三虞之
明日則當遠言之若但云用剛日則明日正是剛日無
以見所用者之非明日也此經文之所以云他也他用
剛日蓋三虞以後之第二剛日也如辛日三虞則甲日

卒哭以其差遠於明日之壬日則謂之他矣或曰三虞以後剛日尚多何以知其必爲第二剛日也曰日無常則當卜筮今卒哭不聞諏日是有常日矣三虞以後避去明日不用則所用者非第二剛日而何曰始虞再虞三虞皆間一日而三虞與卒哭乃間二日何也曰孝子思親朝夕悲哀不忍卒哭之速故間二日而後卒哭也

曲禮喪事先遠日注日孝子之心正義曰喪事謂葬與二祥是奪哀之義也非孝子之所欲但制不獲已故卜先從遠日而起示不宜急微伸孝心也義與此同

且始虞再虞三虞皆虞也故皆間一日卒哭成事則變而之吉祭矣故間二日以別之雜記曰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

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又云。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五經異義引古春秋左氏說曰。見周禮天正義子九虞十六日也。當云十七日。說見上。諸侯七虞十二日也。當云十三日。大夫五虞八日也。當云九日。士三虞四日也。當云五日。檀弓正義曰。大夫以士卒哭者去虞相校兩月。則虞祭既終。不得與卒哭相接。是大夫以上三虞與卒哭相隔且以月計。士卑禮殺。故相隔以二日也。喪服小記謂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蓋卒哭與虞本不相接。故報葬之後可遲至三月而卒哭也。若必當相接。則報虞之明日。已行卒哭之祭。何待三月之久乎。此又三虞之明日不卽

卒哭之一證矣說此者必尋討士喪禮檀弓之文而知卒哭之日非三虞之明日而後經文他字之義較然明耳

尸俎肵俎皆有肩臂

其他如饋食鄭注曰如特牲饋食之事或曰以左胖虞右胖祔今此如饋食則尸俎肵俎皆有肩臂豈復用虞臂乎其不然明矣疏曰特牲饋食之禮尸俎用右胖解之主人俎左臂左胖之臂以為虞祭以與已同主人豈得復取虞時左胖之臂而用之乎明不然矣引之謹案據賈疏則注內肵俎當為阼俎阼俎謂主人俎也今作肵俎者涉

上注所俎而誤所俎心舌。安得有脅乎。肩。衍字也。特牲饋食記曰尸俎右肩臂。阼俎臂。是尸俎阼俎皆有臂也若肩。則尸俎有而阼俎無。不得云皆有。

孝子某

孝子某孝顯相引之謹案子。當為孫。下文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皆告祖之辭。而爾字皆稱其祖。非上爾其父。下爾其祖也。鄭注以為兩告之。非是。上文卒辭曰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已告其父矣。至祔祭則統於尊而告祖。不得兩告也。適爾皇祖謂孝孫以此祫事適皇祖之廟而薦之非謂其父適皇祖之廟也。下隮祔爾孫始謂祔其父於皇祖耳。猶金縢言若爾三王惟爾元孫某也。自稱當言孝孫。不當言孝子。蓋因上文三言哀子某而誤。曲禮曰祭

王父曰皇祖考今所祭之祖於祭者曾祖也而但謂之皇祖者王父以上亦得稱爲皇祖少牢饋食禮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案祭法大夫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皇考曾祖也少牢饋食大夫之禮而稱皇祖是謂曾祖爲皇祖矣魯頌閟宮美僖公享祀曰皇祖后稷又曰周公皇祖亦其福女哀二年左傳衞大子蒯聵禱曰敢昭告皇祖文王則自始祖以下皆得稱皇祖也爾皇祖言之則曰孝孫矣殺繼公謂以孝子爲稱主於祔者乃不得其解而爲之辭

薦此常事

矜而小祥曰薦此常事鄭注曰言常者朞而祭禮也古文常爲祥疏曰虞祔之祭非常一期天氣變易孝子思之而祭是其常事故祝辭與也引之謹案葬而虞卒哭而祔皆禮之常者何以不言常事而小祥獨稱之鄭賈之說非也常當依古文作祥小祥大祥皆祥也大祥曰薦此祥事小祥不當有異特以祥常聲近故誤爲常耳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然則常事乃春秋祭祀之通稱小祥不得

稱常事明矣。

乃朼

特牲饋食禮乃朼。鄭注曰。右人也。左人載之。家大人曰經文當作乃朼載。注當作朼。右人也。左人載之。朼右人也。是釋經朼字。左人載之。是釋經載字也。今本經尾脫載字。唐石經已然 而注首又脫朼字矣。下文之卒載。鄭承載字言之。則此文當作乃朼載明矣。周官御僕注引此正作乃匕載。匕與朼同 士喪禮亦作乃朼載。彼注云乃朼。以朼次出牲體。右人也。載受而載於俎。左人也。說與此注同則此注亦當作朼右人也明矣

兩鉶芼

及兩鉶芼設于豆南識誤曰及兩鉶芼監本云及兩鉶鉶芼多一鉶字今從諸本唐石經作兩鉶鉶芼家大人曰作兩鉶鉶芼者是也上鉶是盛羹之器下鉶卽羹也鉶所以盛羹故因謂羹芼爲鉶芼後記云鉶芼用苦若薇義與此鉶芼同又下文尸祭鉶嘗之鄭注云鉶肉汁之有菜和者引曲禮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疏曰以其盛之鉶器因號羹爲鉶然則兩鉶鉶芼猶言兩鉶羹芼故必重一鉶字而其義始明若云兩鉶芼則是兩鉶中有芼而無羹於文爲不備矣召南采蘩正義引此亦作

兩鉶鉶芼。是唐人所見本皆重一鉶字。當從唐石經。

祝命挼祭

祝命挼祭。尸左執觶。右取菹換醢。祭于豆閒。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鄭注曰。命詔尸也。引之謹案。尸尊不可以命。徧考士虞特牲少牢三篇。無言祝命尸者。鄭說非也。今詳審經文。祝命挼祭四字。當在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之上。寫者錯亂耳。祝命挼祭。命佐食挼。挼祭也。士虞禮曰。尸取奠。左執之。取菹擩于醢擩與換同。祭于豆閒。其下乃云。祝命佐食墮祭墮與挼同。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然則此文祝命挼祭。亦當在佐食取黍稷肺

祭授尸之上明矣。士虞禮祝命佐食墮祭此文但云祝命授祭。不言命佐食者因下句佐食取黍稷肺祭而省其文也。猶士虞禮祝命佐食爾敦此篇則云祝命爾敦亦是因下句佐食爾黍稷而省耳。稷字誤衍辨見下祝命授祭與佐食取黍稷肺祭相連則所命者爲佐食可知。故省佐食之文。若置之尸左執觶之前則與佐食取黍稷句相隔太遠不知所命者爲何人矣。非屬觶之序也。自祝命授祭誤倒於尸取菹擩醢之前遂有古文作擩之誤本說者因謂授祭亦兼擩解並見士虞禮疏不知授祭從無擩醢之文何得以儀禮之授祭與周官大祝之擩祭混而

爲一乎。

爾黍稷　反黍稷

祝命爾敦。佐食爾黍稷于席上。據下文佐食摶黍及乃食祭鉶疏。則此處經文似無稷字。鄭注摶黍曰獨用黍者。食之主。疏曰按上文云爾黍于席上不云爾稷者以稷雖五穀之長。不如黍之美。故云食之主。又乃食祭鉶疏曰前正祭之時。佐食爾黍於席上。是也據少牢饋食禮爾上敦黍于筵上。疏則此處經文又似有稷字。彼疏曰。按特牲黍稷此及虞皆不言稷者文不具。是也。引之謹案稷。衍字也。因上文佐食取黍稷而衍特牲饋食設黍稷爾敦但

云祝命爾敦何不知所爾者爲何敦故必詧之曰爾黍
言所爾者乃盛黍之敦也兩敦必爾黍者黍在西爲上
敦爾其居上者非黍必居上者黍爲食之主也特牲之
禮雖與少牢不同而所爾者皆上敦上敦者在西之敦
也少牢羊俎在豆東魚在羊東敦黍設于羊俎南敦稷
設于魚俎南則黍在西矣東爲下西爲上先設在西之
黍所謂上敦也設敦西上而以在西之敦爲上敦猶士虞禮之陳鼎北上而以在北之鼎爲上鼎也
特牲設兩敦黍稷于俎南西上在西者黍也士虞禮
設二敦于俎南黍其東稷亦是以西爲上士虞又云饌黍稷二敦于階間西上
而云黍其東稷則黍在西矣士虞記曰其他皆如

饋食則特牲饋食之設兩敦當與虞同是少牢特牲之敦皆以西爲上少牢爾上敦黍則特牲所爾之黍亦上敦也上敦有黍而無稷不得兼言爾稷明矣且士虞云祝命佐食爾敦佐食舉黍錯于席上亦但爾黍而不爾稷稷非上敦也又士昏云贊設黍于醬東稷在其東又云贊爾黍亦是爾在西之黍不應特牲又爾稷也當如下文疏所引作爾黍于席上而無稷字爲是不然則黍稷各一敦若兩敦竝爾則但云佐食爾兩敦于席上其義已明何待分言黍稷乎又案下文反黍稷于其所反黍敦于俎南亦不當有稷字佐食所爾者惟盛黍之敦則所

反者亦惟盛黍之敦士虞云反黍加初設但言反黍而不言稷是其例也蓋經文爾黍下已衍稷字後人不知其誤又據以增稷字於反黍下耳以士昏士虞少牢三篇合考之則此篇之衍字顯然鄭注不釋此篇兼言爾稷之故則本無稷字可知喪大記正義引此亦作爾黍于席無稷字與特牲疏同少牢疏蓋後人所改

拜

賓北面拜主人奠觶于薦北賓坐取觶還東面拜主人荅拜賓奠觶于薦南唐石經及各本同戴校集釋云還東面下衍拜字上文云賓北面拜下文云主人荅拜荅

賓北面之拜也主人荅拜下乃云賓奠觶于薦南則上文賓坐取觶還東面之時猶未奠觶也未奠觶則不得拜明矣且亦無賓兩拜主人止荅一拜之理

西南

主人出立于戶外西南祝東面告利成識誤曰案下文云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此南字亦當爲面集釋集說並同或曰唐石經亦作南張氏以意改爲面而李氏敖氏從之家大人曰張改南爲面是也戶外西面者主人之位也故主人事尸禮畢者禮畢皆出立於戶外西面主人西面故祝東面告利成與主人相鄉也疏云

少牢云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曰利成此尸外告利成彼階上告利成若天子諸侯禮畢於堂下告利成故詩楚茨云孝孫徂位工祝致告鄭箋云孝孫徂位堂下西面位也。以上賈疏然則尸外西面者主人之位也天子諸侯大夫士之位雖有堂下階上尸外之不同而西面則同若尸外西南則非主人之位且與祝東面告利成不相當矣唐石經作西南字之誤耳楚茨正義引此正作立于尸外西面又云特牲少牢皆西面故知天子之位亦西面也。

今文淳作激

記淳沃鄭注曰今文淳作激釋文曰激一本作浮劉本作澂引之謹案激與淳聲不相近激當爲敦蓋因淳字而誤加水旁形與激近故譌爲激又譌爲徼也隸書敦字或作敦與敫相似加水則與激相似敦淳聲相近故今文淳作敦周官內宰出其度量淳制故書淳爲敦是其證矣

主人拜送

少牢饋食禮主人酳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家大人曰主人拜送本作主人西面拜送凡主人主婦事尸皆西面故上文主人西面立于戶內拜妥尸下文尸酳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主人西面奠爵又拜又主婦西面拜

獻尸。尸拜受、主婦西面拜送爵。祭統正義云、少牢特牲尸皆在室之奧。主人西面事之、是也。又案士虞禮、主人酳尸。尸拜受爵。主人北面答拜。鄭注云、主人北面以酳酢、變吉也。疏云、案少牢。各本少牢上衍特牲一字、今據下文刪尸拜受、主人西面拜送、與北面相反、故云變吉也。特牲直有主人拜送、雖不見主人面位、約與少牢同、皆西面也。彼疏兩引此文、皆云西面、自唐石經始脫西面二字、而各本遂沿其誤

迎尸

少牢下篇、主人出迎尸。家大人曰、尸下當有侑字。上文

尸與侑北面于廟門之外故主人出而並迎之下文主人拜尸答拜主人又拜侑侑答拜即承此文迎尸侑言之後人以鄭注賓客尸而迎之云云但言尸而不及侑故刪去侑字不知鄭君之意自以上篇正祭時主人不迎尸以伸尸之尊此迎尸則待尸同於賓客說見疏故但言尸而不及侑非謂主人迎尸而不迎侑也上文議侑于賓疏云自此盡侑答拜論選侑并迎尸及侑之事引此文云主人出迎尸侑又侑出俟于廟門之外疏云並侑以輔尸使出便迎之則此文本作迎尸侑明矣自唐石經始刪侑字而各本皆沿其誤

其胥體儀也

其胥體儀也鄭注曰儀者尊體盡儀度餘骨可用而用之尊者用尊體卑者用卑體而已今文儀或爲議疏曰言儀取尊卑得其儀但尊體既盡就卑體之中度尊卑之儀而用之不可辯其尊體故鄭以意解之尊者用尊體卑者用卑體而已也冢大人曰疏謂度尊卑之儀而用之之非也儀亦度也言尊體既盡就餘骨之中儀度其可用者而用之也說文曰儀度也周語曰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又曰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繫辭傳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陸續姚信本議並作儀儀

之亦謂度之也說見後義事以制下儀與議古字通故今文儀或爲議也

腊辯

腊辯無脀鄭注曰亦盛半也所盛者右體也釋文及疏皆不解辯字引之謹案辯當讀爲胖說文曰胖半體肉也故鄭以盛半解之上篇曰腊一純而鼎注曰合升左右胖曰純純猶全也又曰腊一純而俎是腊載全體今盛俎則但取其半故別之曰腊胖上篇司馬升羊右胖注曰古文胖皆作辯是辯爲古胖字拔曰辯者明右體及其辯與脀皆盛也則是讀辯爲徧矣盛腊而曰徧何

以別於上篇之純乎天之遠矣

經義述聞第十